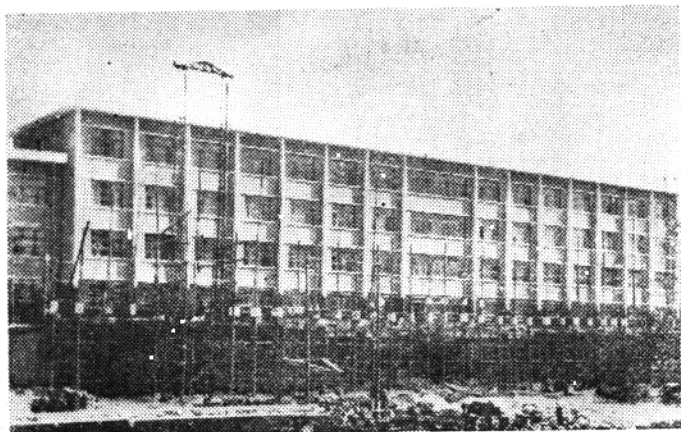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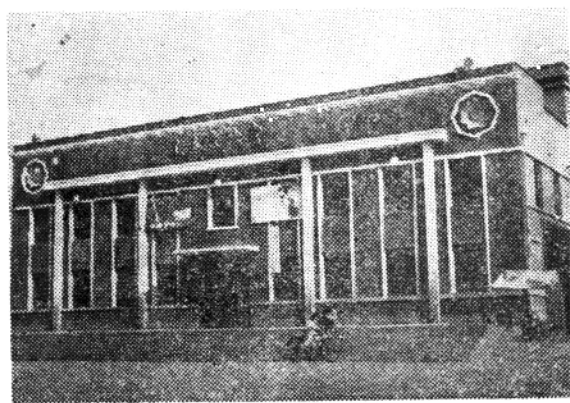


土右旗在前进



建设中的土右旗党政大楼



土右旗工人文化宫

摄影 杨生茂

包头市土右旗修志人员培训班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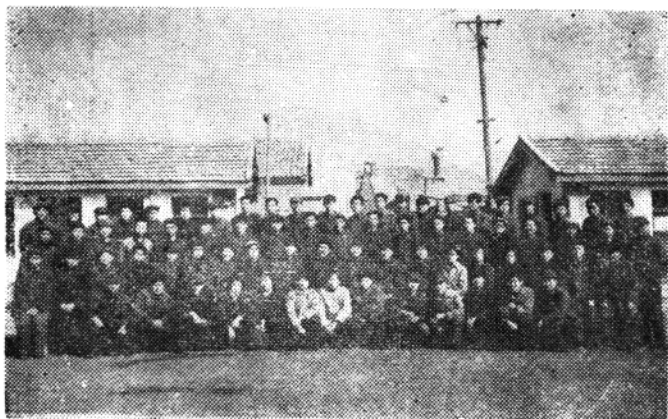
→修志培训班人员在

学习

摄影 王一

←修志培训班人员在

听课



包头市土右旗修志人员培训班合影

编 辑 说 明

为了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搜集和积累大量的资料，以立准和编好《土默特右旗志》，我们将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不定期地编印《土默特右旗史料》内部刊物。

《土默特右旗史料》的内容，包括与土右旗有关的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建置沿革，山川地理、名胜古迹、风土民情、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材料；尤其欢迎撰述土右旗解放前我党、政、军的组织活动情况和解放后三十多年来各条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其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希望大家踊跃供稿，大力支持。

来稿可以是本人亲历、亲见、亲闻的事件；也可以是经过调查研究后的专著。不论何种稿件都要尽量体现时代特点、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为了立准史料，对于其中不翔实、不正确的地方，希望大家本着“双百”方针加以讨论、补充、订正。

由于我们初搞这项工作，经验不足，水平有限，书中缺点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改进工作，提高质量。

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革命史

- (1) 钢铁连的故事 包盛标
- (8) 回忆王经雨叔叔 刘广文
- (17) 萨县第一次解放 史银堂
- (33) 第一次绥包战役前后 李维中
- (38) 支前 陈顺忆述 史进整理
- (44) 敦促奇子祥部起义
..... 李仲琛等忆述 王一整理
- (51) 萨县第二次解放 刘立欣
- (59) 第二次解放前夕 宋 玉
- (63) 回忆萨东办事处 宋 玉
- (73) 国民党的反攻倒算 宋 玉
- (76) 萨县的解放与国民党的罪行
..... 李巨才忆述 刘立欣整理
- (81) 我的一段经历
..... 李元忆述 王一整理

行业史

- (86) 萨拉齐的皮革工业 阎建国
- (102) 旗农机厂的建立和发展 傅国茂
- (117) 萨拉齐药行史 赵友仁
- (130) 日伪时期的鸦片种植与土药组合
..... 吕士俊 刘绍仁
- (135) 豪利西亚的兴衰 韩建业

人物志

- (139) 农民土专家——王文光 陈宏涛
(143) 大刘在萨中 王秉让

文化志

- (147) 土右旗电影发展史 王德恭
(161) 萨拉齐武术简史
..... 王佐忆述 李维章整理
(166) 萨拉齐晋剧杂忆 葛子英
(170) 善丹尧庙会 韩建业

沿革建置

- (174) 土默特右旗历史沿革初探 贾双喜

(180) 土默特旗第六区

..... 云福祥口述 张静安整理

土特名产

- (187) 板申气的干辣椒 徐永和
(189) 誉满京津的大福计小米
..... 董文华等提供材料 张静安整理
(191) 畅销全国的阴山牌“蜂皇精”
..... 班荣等口述 张静安整理
(194) 萨拉齐的大肚火炉
..... 马虎豹等口述 张静安整理

修志动态

- (196) 土默特右旗编修旗志的工作全面展开
..... 贾双喜

(203)

旗教育局召开教育志编修座谈会

.....旗教育局修志组

版面设计 美术 杨生茂



钢铁连的故事

包盛标

你听过“铁人”的故事吗？你看过《钢铁战士》的电影吗？不管你听到和看到过没有，都会想象到，这些讲的都是人象铁一样硬。那么钢铁连是怎么个硬法呢？现在，我就讲讲有关它的故事。

当年，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骑兵支队绥西三团二连是个能打硬仗的连队。人们都说：“二连的人干革命铁了心，有铁一样的性格，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纪律。”在战斗中，进攻是“铁拳头”，固守是“铁堡垒”。还有如“铁脑壳”、“铁腿”、“铁胳膊”等称呼。二连的这个“铁”的称号是有着不平凡的来历的。

二连是萨县抗日游击队改编的连队。这个游击队是1939年底至1940年初，由王经雨等同志领导组建起来的。刚组建时人数不多，后来，在我党我军的努力工作和影响下，群众积极参加游击队，时间不长就发展到几十人。这支游击队建立初期人多武器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因缺乏经验，在战斗中受过一些损失。后来上级调他们到后方整训，由于生活艰苦，个别人开小差跑了。这时有的队员失去了信心，说什么“还没有见到日本鬼子，就脚底摸油——溜了，这还能抗什么日！”王经雨队长针对游击队员的这些反映，立即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说：“我们这支抗日

队伍刚组建起来，人多且杂，遇到了困难，有的人就溜了。这样，人是少了些，可是纯了，更强了。好比以前我们是一堆矿石，多是多，就是不能用，经过冶炼变成了一块铁，数量少了，可是有用了，能打成刀，造成炮。”王经雨的一席话，开阔了战士们的心胸和眼界。从此，二连的同志们就用“铁”的本质要求自己。铁在高温中炼，连队在战斗中磨。二连从萨县打到固阳，从固阳打到武川、归绥，对强敌敢斗，硬骨头敢啃，什么困难、艰险，在二连干部、战士面前都屈服了。无数次的艰苦战斗把二连的同志们磨成了“钢筋铁骨”。

革 命 铁 脑 壳

1942年八月，绥西三团驻在万家沟、一前晌一带。日伪军以五个团的兵力向万家沟、一前晌进攻。敌人以两个装备精良的团抢先占领了东九峰的山头，其余三个团包围了我团部机关和部队。我团一、三连由其它连队配合反击了一天也没有进展，特别是九峰山上的敌人对我威胁更大。团长蔡久正在万分焦急的时候，一个高嗓门的人喊道：“团长，东九峰这个山头我能打上去。”说话的人就是二连副指导员毛汉荣。他个头矮墩墩的，黑里透红的圆脸上闪动着一双喷火的眼眸。满口的四川口音，说起话来象打机关枪一样。团长回头看了一眼毛汉荣严肃地说：“莫说大话哟！”“我毛汉荣打不上去你崩了我！”蔡团长瞅着毛汉荣，只见他左肩右肋挂着四颗手榴弹，背一口带红绸的马刀，驳壳枪插在腰间，更显得精神抖擞，威风凛凛。他旁边站着一个军容整齐，文静的象个书生的人，这是二连指导员彭光华。他们是一齐前



来请战的。团长是不轻易用二连的，可是今天反击了一天没有结果，也是该用二连的时候了。于是蔡团长问：“你们有啥点子？”

毛汉荣是个一打仗就手发痒的人，今天他一直在“观战”，早就急不可耐了。他仔细观察了战斗情况后意识到：九峰山左侧敌人的兵力虽少，可是能凭借

有利地形展开火力，加上右侧山头敌人的配合弱点变成了强点。而九峰山正面，敌人兵力虽然多，但整整一天没有战斗，敌人有点麻痹。加上中间有条沟，里面长满了树木，有利于隐蔽接近敌人。如果我军从正面出击，就容易突破，突破后可直插主峰，捣烂敌人的指挥所。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彭光华，彭指导员马上赞成，于是两人一起来找团长。蔡团长了解了他们的意图后赞赏地说：“你们真不简单哟！我命令左侧部队继续猛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另外再拨给你两挺重机枪，你看还需要什么？”“把全团的司号员调给我。”团长明白毛汉荣的意图，马上表示同意。

正面的敌人上午还很紧张，下午就松了下来。有的抱着枪在山坡上吸烟，有的干脆睡起大觉来。二连依仗茂密的树林隐蔽着接近了敌人，突然跃起用机枪猛扫，手榴弹也在山

坡上纷纷开花，同时全团司号员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这一下把敌人吓懵了，来不及还击，爬起来就跑，二连紧跟在后面追去。

正在这时，来了两架敌机，毛汉荣高喊：“别管它，往上猛冲！”

敌人的指挥官为阻止后退，在山顶架起机枪扫向自己的队伍，想以此压住阵角。敌人飞机却以为八路军占领了主峰，向主峰丢下一长串炸弹。顿时，山顶被滚滚浓烟笼罩了，敌人叫骂着、哭喊着四散奔逃。二连趁机占领了主峰，摧垮了敌人的指挥所，创造了一个连歼敌三百余人的光辉战例。

就在这次战斗中出了个笑话。在追击敌人返回的途中，彭指导员见毛副指导员脖子上有血，就问：“你头上负伤了？”毛汉荣一摘帽子，“叭”一个弹头掉在地上，大伙儿一看，头皮上只擦破一点皮。于是大家风趣地说：“副指导员是‘铁脑壳’，子弹钻不进去。”

战斗结束后，团长来看望二连指战员，并宣布授予二连“战斗模范连”称号。听到大家讲“铁脑壳”的笑话，就幽默地说：“我们八路军要有千千万万个‘铁脑壳’，有了革命的铁脑壳，敌人打不动我们，我们一冲敌人就垮。”

二 连 是 一 块 钢

1943年九月间，我绥西三团向井尔沟转移，正遇上日伪军向井尔沟“扫荡”。团首长立即命令部队反击，掩护团部机关人员转移。井尔沟北山上光秃秃的无险可守，又没有时间筑工事。而敌人集中了两千多人的兵力，分九路同时向我进攻，战斗打得很残酷。上午，一连阵地上的人员伤亡半

数，二连守的是主要阵地，也伤亡很大。但他们下决心，剩下一个人也不后退半步。打到下午四点钟，阵地上只剩下二十几个人了，仍顽强地坚守着。有个战士在一次反冲锋时右手被打断，但仍不下火线，用左手继续战斗；机枪射手的眼被炮弹炸伤了，他躺在山坡上压好最后一梭子弹，等敌人冲到近前时，凭着听觉端起机枪又消灭了十几个敌人；有个战士两手负伤，就用嘴叼着拉着的手榴弹滚入敌群和敌人同归于尽；三班长在和敌人拼刺刀时枪断了，就和敌人摔起跤来，敌人抓到一把匕首从他的后背刺进去，在这一瞬间，他用脑袋顶住敌人的下巴，一口咬断了他的喉管……。当团长率领预备队接替二连时，阵地前堆着二百多具敌人的尸体。他激动地赞叹道：“二连真是一块钢啊！”这次反“扫荡”尽管敌人人多势众，但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

硬到敌人想不到的程度

1944年十一月，在武川八区三合义村的反顽战斗中，二



连担任团部的警卫任务。一连和三连南北夹击，已占领了敌人的主要阵地。可是鄂友三很

顽固，又带领残部抢占了阵地的制高点妄想死守。到下午两点，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二连的战士们早就急了，催促着连首长去请求战斗任务。当连首长到团指挥所提出请战，团长指着北面那个山头说：“现在鄂友三还没有认输，你们去配合一、三连，想办法尽快拿下那个最高的山头。”随即又指着距团指挥所三、四里的一个山口说：“完成任务后，把队伍压在这条沟口上，如果敌人从这里逃出来，一定要吃掉，不能让他们逃走！鄂友三很狡猾，战斗中要多动脑筋。”

敌人这个阵地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正面和左面是光秃秃的斜坡，右面是断壁悬崖，崖下有一条冰河，掉下去就粉身碎骨。正因为如此，敌人对右面没有防备。连首长决定由排长刘克文带五班从崖上攀着荆棘爬上山顶，然后迂回到敌人背后，打击敌人。为了迷惑敌人，二连从正面用火 力猛攻。五班全体同志在排长刘克文带领下，抓着崖上的荆棘，用刺刀挖好脚踏坑，一步一步爬上了山顶，突然出现在敌人背后进行猛攻。敌人腹背受敌，抵挡不住，丢下死伤者纷纷溃逃。不到半小时，二连出奇制胜，拿下了这个制高点。

任务完成后，二连接团长的指示迅速转移到沟口。这时，恰遇敌人一队骑兵蜂拥而来。二连截住猛打一阵，大部分敌人被消灭了，但有一小股敌人骑马向团指挥所冲去。这可把二连指战员急坏了。彭指导员命令二排骑上刚缴来的马追击，自己首先跨上一匹战马，飞驰而去。二排有不少战士不会骑马，他们从马上摔下来又上去，不顾一切，奋勇冲进敌群，举起战刀砍杀起来，不一会儿将敌人全部消灭了。这场恶战缴获战马八十多匹和不少武器弹药，鄂友三的一名副团长也成了二连战士的刀下之“鬼”。

名留千古，永垂青史

八年抗战中，二连绝大多数时间单独活动在大青山二架子一带。他们离团部较远，任务又重，而且环境非常恶劣。因此，经常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十冬腊月穿破烂单衣是常有的事。那时二连行军打仗多半是在山区，可是不少同志没有鞋穿，光脚经常被荆棘、树杈扎得鲜血淋漓，每走一步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但是敌人的封锁、扫荡吓不倒决心抗战到底的二连干部战士。他们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不但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而且进行了一次次残酷的反“扫荡”斗争，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1945年八月，日寇投降后，在后方养精蓄锐窥视了八年的国民党第十二战区，立即出动重兵抢占归绥，妄想独吞我抗日军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上级命令二连在毕克齐阻击东进之敌，以配合主力解放归绥。就在这次战斗中，英雄的钢铁二连在二十七团三连的配合下，以极少的兵力同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安春山、刘万春两个装备精良的整编师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恶战。守在西门的二连主力排全体同志，置生死于度外，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最后直至弹尽粮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七、八名幸存者也身负重伤，才撤出战斗。这次阻击战，我二连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阻止了国民党顽军东进的铁蹄，为归绥之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青山巍巍，英灵不灭。英雄的钢铁二连，名留千古，永垂青史！

责任编辑 王一

插图 杨生茂



回忆王经雨叔叔

刘 广 文

王经雨叔叔逝世近两年了，但他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没有消逝。

一九四五年冬的一天，那是我第一次和王经雨叔叔见面。那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部队在贺龙司令员的指挥下，第一次进攻包头。王经雨叔叔随军到了萨拉齐县，并担任萨拉齐县县长。部队宿营在我姥姥他们村——萨拉齐县东老文营村，当时我正好在姥姥家。那天的半后晌，王经雨叔叔到了我姥姥家，派人把我叫了回去。那时我才九岁，怯生生地看着这个陌生人：灰军装，红五星，结实微胖的身材，大约有三十来岁，背一枝木头盒子手枪，显得十分威武。当时虽是严冬，我仍旧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十个冻得麻木发紫的足趾，齐刷刷地露在破鞋子的外面。王经雨叔叔心疼地一把把我拉到他怀里，一双又大又温暖的手紧紧地握住我冰凉的小手，亲人的热流立刻暖遍了我的全身。姥姥和舅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他诉说着我爸爸被日本鬼子杀害、母亲去世、妹妹被地主的马踢死、弟弟病死、我和哥哥被反动势力追逐迫害到处流浪的苦难遭遇。我仰视着王经雨叔叔

的面容，他微微地笑着，眼里却滚动着泪水，我从他那握得我双手生疼的大手上，体察出他内心的无比愤恨。他气愤地说：“家破人亡，不能在了！”要带我到解放区去读书。还说他的儿子、侄儿也在解放区读书。那时，我不知道解放区是什么样子，但对一个饥肠辘辘的苦孩子来说，能有一个吃饭念书的地方，那就是上天堂了，何乐而不往呢？当下，王经雨叔叔把我带到他的驻地，院子里有许多装满了东西的骡马驮子，来来往往尽是穿灰军装的人。他给了我十五尺布，嘱咐姥姥给我赶做一身棉衣，说从包头返回来就带我走。惋惜的是，部队攻包未克，东撤时沿黄河走得甚速，未能如愿以偿。解放军前足走，国民党军随后就来了。说是大八路王经雨给了我很多白洋、大烟，派人找我要，吓得我和哥哥东躲西藏了好一段时间。



一九四九年包头解放了，我儿时所憧憬的“天堂”降落

了。一九五〇年二月十日，记得正是农历的大年初三，我和哥哥一起参军去了人民解放军包头警备司令部政治部。那时候，王经雨叔叔任政治部主任，我们去参军就是他把我们招去的。从此，我们兄弟俩从一个受苦难、被歧视的人，变成了一个革

命战士。正象他以后多次向我讲过的那样，他是在我爸爸（刘深源，抗日战争中牺牲）影响下参加革命的，而我们又是在他的直接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王经雨叔叔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我参军以后，由于年纪尚小（十五岁），也没有多少事情做，王叔叔就紧紧地抓住让我学文化。他常常给我讲学文化的重要性。说革命需要文化，将来搞建设更需要文化。还讲他和我爸爸在旧社会念书的情况，说我爸爸如何好学，成绩好，毛笔字写得好好等等，鼓励我好好学习。当时，部队还没有定型的文化课本，他给我找了一本由于保存日久，已经退了色的《人民三字经》，手把手地教我认字、写字：“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这就是我的启蒙老师给我讲的启蒙课。每天早晨出操回来，洗漱完毕，我就拿了纸笔到他的办公室去。一张不大的办公桌，他坐正面办公是“帅不离位”，我坐侧面学字如“兵不离营”，如此日复一日继续着。由于王叔叔对我要求十分严格，而且他总是态度严肃，除了办公就是读书，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和人玩过扑克、象棋一类的东西。所以，我在他身边的时候总象个办错了事情的孩子，非常拘束，眼不敢离书，手不敢离笔，认认真真地学习，一点也不敢懈怠。每天学习的程序是先默写前一天学过的字，然后再教生字；最初一天学五个字，后来逐渐增加到十个、二十个，一本《人民三字经》很快就学完了。他满意地说“不笨，是个材地”。现在回想起来，那一阶段倒是扎实地认了不少字，并且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

一九五〇年，部队已经开始重视学习文化。我们每人每月领一张大白纸，可以钉一个三十二开的小白本子。王叔叔